##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98-2 期文學類創作獎助計書

# 《漂浮的娃娃》第一章

## 謝鴻文

#### 1、新聞

【記者曾觀星台北報導】新北國中八年級楊姓女學生前日晚間疑似課業壓力 過大在家中服藥自殺,所幸送醫急救後無大礙。

該校校長廖德祥表示,會馬上指示校內老師們加強對學生情緒輔導,並請老 師們加強與學生家長的溝通,以便瞭解學生正常之身心發展。

另該校學生家長會長王友善亦對楊姓女同學的意外深感震驚與遺憾,將前往 探視後瞭解狀況再研究後續該做的事,如楊同學家有需要,必定會提供適當之協 助。王會長建議校方眼前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教導同學正當的紓壓方法,以及進 行生命教育,使學生明瞭生命之可貴。

由於近來有研究指出,家庭關係欠佳、家庭收入低和傳媒過度渲染報導自殺新聞的手法,都影響到青少年的自殺傾向。青少年自殺比率確實逐年提高,愛生醫院自殺防治中心許明天呼籲媒體千萬不要在這類新聞上大作文章,他也呼籲大眾,有些人的生存的確是很辛苦,但是苦是可以尋求協助解決的,生命可貴,活著看明天才有更多希望,要隨時關心自己身邊的親友,一個急時的談話鼓勵,都有可能挽回一樁悲劇。有關此事件,教育當局也非常關注,已於昨日緊急發函給各級學校,務必加強學生之心理輔導,以避免憾事重演。

### 2、神秘微笑背後

沒有人知道楊欣心為何自殺的。

她的家人不肯多談,她的班導師倒是向來訪的記者表示:「她功課向來都是保持在前三名,可能是這次段考退步到第四名,自我要求太高,壓力太大,所以想不開自殺的。」

猜測一個人發生的事情,好像一種熱門遊戲般,迅速從楊欣心的班上,然後 整個校園內蔓延起來,成了沸沸騰騰的話題。

流傳最多的謠言是:「聽說是她交往的那個學長劈腿,害她失望傷心。」

隨著謠言滿天飛,那個九年級學長——林健森,為何用情不專也成為追逐臆測的話題了,傳言紛紛落落,起起揚揚,像秋山林間積累的落葉。可是成堆的謠言中,真相是什麼始終不明。

這個秋天,楊欣心的蕭瑟心境,她為何年紀輕輕卻想走上絕路尋死,完全沒有人瞭解,包括她的家人亦全然不知。

像楊欣心這樣的女孩在學校很難不被關注的。雖然相貌不是特別漂亮出眾,不過總是穿著合宜,沒有刻意打扮,清純潔淨又舉止文雅,加上學業成績突出,才藝也出色,既會畫畫又能吹直笛,即使不活潑外向,常常是安靜很少與人主動交談的姿態,但她清秀細緻的臉上掛著淺淺淡淡的笑,不致於冷漠不可親近,輕聲細語、條理分明的談吐,還是使同學不分男女都主動想跟她攀談做朋友。楊欣心的人緣算不錯,但要舉出誰是她真正的知心朋友,卻又打著燈籠也找不著的難說。

曾有一次,美術課上,美術老師講解著達文西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他 忽然叫起楊欣心,告訴全班:「老師覺得,欣心的笑容很像這幅畫,隱藏著一些 神秘未解。」

此話一出,全班當然熱鬧地討論起楊欣心神秘的笑容,惹得楊欣心羞紅臉,宛如一株被觸碰到的含羞草低垂縮身。

「幾百年來,許多藝術學者、歷史學者都想破解蒙娜麗莎神秘微笑的背後意義,可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正確答案。」美術老師正經地說,接著制止了同學無邊境的討論,回報給楊欣心一個似乎是歉意的微笑。

即使感覺和楊欣心比較親密的朋友許美菁,也覺得事發太突然,完全沒有任何徵兆可尋,例如楊欣心她從來不曾向人吐苦水說心事,好像煩惱從不上身;如果說青春期中最困擾這群少年少女的學業壓力、迷惘愛情、與父母溝通和友誼變動,在許美菁看來,也都不存在楊欣心身上似的,她的身上就像有種奇妙的絕緣體,阻隔了一切惱人的事,使她總是一貫嫻雅安靜的巧笑以對。

這次段考楊欣心成績掉到她從來沒考過的第四名,但許美菁注意到,其實她 一點也沒有變得愁眉不展或悶悶不樂,不像常和楊欣心競爭前兩名的李鳳儀,有 一次也是退步考到第五名,馬上哭成淚人兒,淚眼汪汪維持了整整一個上午。

楊欣心還是冷靜,還是笑瞇瞇。因此許美菁覺得導師的判斷,真是完全的外

行,直讓人覺得她像新來的老師,一點也不瞭解學生。

那麼,楊欣心為何自殺?許美菁猜不透,她傷心的避開同學的八卦談話,一個人躲到學校操場邊的老樟樹下,默默向上天祈禱要讓楊欣心平安無事。

許美菁回憶著事發的星期四那一天放學後,楊欣心和她說:「今天我媽生日, 所以請假不去補習了。」她們分手時,楊欣心什麼異狀也沒有。

楊欣心自殺那一天晚上,若不是媽媽來敲門要她下來吃生日蛋糕,發現久久 無回應狀況不對勁,才破門而入,抱起已臉無血色昏迷不醒的楊欣心,急忙將她 送往醫院急診室,經過一番急救,總算把命撿回來。

躺在病床上,吊著點滴,麻木無覺、臉色慘白的楊欣心,意識還沒完全恢復,但心跳和血壓已漸趨正常。守候在急診室外的媽媽,在長夜漫漫中流乾了眼淚,帶著淚痕,累癱在冰冷的塑膠椅上。午夜後有一個中年男人出現,他叫醒楊欣心的媽媽。

「孩子出事了,你為什麼都沒察覺?」媽媽紅腫著眼埋怨道。

「我睡著了嘛!」男人的口氣有些不耐煩。

媽媽沒有再吵下去,她只是疲憊得靠在男人肩上,兩個人維持很長的沉默。 這個男人,楊欣心叫他張叔叔,他是媽媽在爸爸過世一年後認識的男朋友。 對此事,楊欣心雖不反對,可也沒贊成,她從來沒主動問過媽媽怎麼和張叔叔認 識,媽媽也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張叔叔原本是她的保險客戶,兩個人覺得有緣又 互相喜歡便在一起了。

張叔叔的年紀看起來大概五十歲左右,頭髮已經花白,比三十九歲的媽媽大許多,也比爸爸年長。楊欣心偶爾會想,他們在一起一點都不配。但木已成舟,既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只好接受。楊欣心知道媽媽可能會孤單寂寞需要人陪伴,所以才會想發展另一段感情,尋求歸宿;隨著張叔叔來家裡的次數愈頻繁,甚至有時候住在家裡,除了被逼要做基本問候的禮貌,除此之外皆是視若無睹,不會跟張叔叔主動講半句話。

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嗎?自從張叔叔和媽媽在一起後,楊欣心常在心裡問。 楊欣心更想問的是,媽媽還會想念爸爸嗎?

楊欣心小學三年級時,爸爸在一場車禍中不幸去世了。那一年,爸爸才三十 六歲。

爸爸生前是個畫家,他靠教畫畫維生,可是學生人數有時多,有時少,收入很不穩定。他當年要和媽媽結婚,起初外婆非常反對,外婆說媽媽嫁給一個窮畫家會吃苦的,但媽媽心意已決,一再跟外婆誇讚爸爸的才華,還預言他有一天會出人頭地成為知名的大畫家。外婆知道媽媽的個性,勸阻無效,勉強答應了,爸爸和媽媽就簡簡單單辦了婚禮成為夫妻。婚後爸爸依然維持著教畫畫的生活,同時努力創作,一心一意期盼實現媽媽的夢想,也是他的願望。

楊欣心記得爸爸說過他的故事,年輕時便立下志願要當畫家的爸爸,童年時就得過許多繪畫比賽優勝;大學唸美術系之後,年輕反叛的他,喜歡畫一些前衛,超現實,沒什麼人看得懂的畫,而且他特別喜歡畫人的裸體,不管男人女人,光

著身子,整個身體外貌全部扭曲變形,壓縮在不同的空罐內。照爸爸的說法,他想表現人的不由自主,想無牽掛,卻又處處受羈絆。

有人說他很有才華,也有人憎惡他只會搞怪,後來他想兩面都不得罪,創作 技術反倒像受了約束,不敢自由揮灑,卻因此失去更多藝術創作的靈魂光彩。

大學要畢業那一年,爸爸不禁懷疑自己沒有天份,對自己失去信心,想當完 兵之後轉業,就在那時候他遇上了媽媽。

媽媽身上彷彿有種魔力,讓一個失志的人重新燃起鬥志。她撫慰了爸爸的 心,讓爸爸成為畫家的夢想再甦醒。

一般人習慣用珠寶戒指做定情物,但爸爸畢竟是不同流俗的藝術家,他用心畫了一幅媽媽的油畫像,就把媽媽的心徹底融化了。畫中的媽媽優雅閒適的坐在一張藤椅上,化著淡淡的妝,身穿米白色的連身洋裝,裙擺還有蕾絲花邊,頭髮束成一綹辮子,恰好成 S 型的擱在胸襟。斜倚的雙腳,白皙的腳踝露出,赤著腳,青春窈窕像一朵沾潤著晨露的山茶花。

聽爸爸的故事好像愛情小說裡的情節,楊欣心很著迷,在她年紀還小時,她 便覺得爸爸和媽媽的浪漫愛情故事,比王子和公主快樂在一起的童話還美麗。從 小,她最愛聽的故事,不是從故事書裡聽來的,而是家裡一張張的相片,以及爸 爸一幅幅的書。

因為爸爸的緣故,她幼稚園起,就對塞尚、高更、梵谷、雷諾瓦、馬奈、盧梭、莫內、竇嘉、畢卡索、夏卡爾、秀拉、馬諦斯……這些西方畫家的名字如數家珍,好像他們才是自己幼稚園的玩伴一樣,一一叫喚著他們的名,一一在爸爸的帶領下去指認誰的畫是什麼樣子。

她也喜歡被爸爸抱在他的膝蓋上,爸爸會抓著她的手,在畫布上隨意畫著。「好可愛呀!比米羅還可愛!」爸爸常常語調興奮地說。其實,那不過是一 堆圈圈叉叉不成圖案的線條罷了,顏色堆疊凌亂,看不出主題和表現的重心,可 是爸爸依然把女兒捧在掌心。

不過,爸爸從來不曾期待楊欣心長大也要成為畫家,她尊重孩子,願意開明 的給予她自由寬闊的發展空間。楊欣心把畫畫當作興趣,她對自己未來的志願還 沒有太多想法。

大部分的小孩幼年時若不是託付褓姆,再不然就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媽媽帶,鮮少是爸爸照顧的。楊欣心的媽媽是非常忙碌的上班族,從事保險業務,由於她工作認真拚命,經常拿到她們公司的金鑽獎表揚。媽媽白天上班,常常是忙到晚上八點以後,甚至更晚才回到家,因此楊欣心完全是爸爸一手拉拔著她長大的。

她常把爸爸的畫室當作遊戲室,可以任意在地上、牆壁上、畫紙上塗鴉,甚至連自己的身體、臉蛋,都可以彩上顏色,爸爸從來都不會生氣。她還幫娃娃化 妝過許多角色,有時敷上白色像傳統戲劇裡的奸臣,有時漆上朱紅簡直像關公, 有時變綠色猶如妖精,有時又用全黑示人把娃娃化身成非洲黑人。爸爸任她開心 無拘束的畫,事後再牽著她髒兮兮的小手,一起走到洗手槽邊,幫娃娃沐洗乾淨, 還娃娃本來粉紅可愛的淑女模樣,再用肥皂幫她搓洗小手。

看著娃娃漂浮在水槽的水上,楊欣心還會唸著自己編的句子:「娃娃乖,把 髒髒洗掉,變香香,冒泡泡。」動作溫柔宛如娃娃的媽媽。

楊欣心一共有三個娃娃,一個是布娃娃,戴著一頂大圓帽,綁兩條辮子,身穿蘇格蘭鄉村女孩的裙裝;一個是芭比娃娃,金髮碧眼,纖細瘦長,有幾套衣服可以更換;另一個就是這尊常常被塗塗抹抹的娃娃,是爸爸從日本買回來的,留著短短西瓜皮般的頭髮,很像櫻桃小丸子,楊欣心特別喜歡她,常帶在身邊玩,連睡覺也抱著它,也許因為它是爸爸送的,而前兩個則是媽媽送的。家中許多玩具也都是媽媽買的,似乎是不能常陪楊欣心的補償,可是楊欣心心底並非真正喜歡這些玩具,她只是偶爾會在媽媽面前做做樣子玩一下而已,大半時間,所有的玩具皆靜靜無聲的躺在櫃子裡。